

家附近的菜市場有一位中年女人,專賣蒸菜。

一個蜂窩煤爐子,一個大蒸鍋,一張小木茶几,一摞瓷碗、方便碗,這就是她全部的家當。她只做蒸肉、蒸排骨和梅菜扣肉,每天數量不多,味道很不錯,尤其是蒸排骨,去晚了就買不到。因為兒子喜歡,看她人干乾淨淨,菜也乾淨,所以常去她那兒買。熟了之後免不了會聊幾句,知道她下崗之後憑自己的手藝掙錢。她說:“我從來不買差肉,我做的東西,讓你們吃了放心才行。”

周末,又到她那兒買蒸排骨,結果只剩幾碗蒸肉了。她說:“排骨還要等一會兒,要不你跟我去家里拿吧?”她說她家就在附近,於是我便跟去了。

門口,一只白色小狗,長長的毛梳理得整整齊齊,似乎還透着亮光。進門,很簡樸的屋子,泛着青光的水泥地面,拖得纖塵不染,潔白的牆面上貼着幾張風景畫和明星海報。我隨她走到後面自己蓋起的小偏間,那是她的工作間,也是她

家的廚房。乾淨、整齊,我只能用這兩個詞來形容。比我見過的那些富麗堂皇的酒店的操作間乾淨不知多少倍,碗櫥的藍色紗門都刷洗得清清爽爽。

很是羨慕她的家人,我禁不住感慨:“你家里好乾淨啊!”

她呵呵一笑:“怎么能不乾淨呢?其實也不用費太多事,每天都擦洗一下,很簡單的。屋子不好,再不收拾,那就一點看相都沒有了。”

她淡淡地笑。原來,用心生活就可以精緻如此,溫馨如此。

仔細想來,日常的一盆花、一根草,甚至一餐飯,都可以表現生活的用心與精緻。養一盆最普通的花,栽一棵最不起眼的草,也可以賞心悅目,頤養性情;最簡單的飯菜,也可以做得精緻,講究色香味,讓家人吃得眉開眼笑,自己心滿意足。

精緻,並不是用金錢堆積的華麗與高貴,而是一種對生活的信念,對生活的激情與熱愛。

精致生活



教養和文化是兩回事,有的人很有文化,但是很沒教養;有的人沒有什麼太高的學歷和學識,但仍然很有教養、很有分寸。

一個人的涵養,不在心平氣和時,而在心浮氣躁時;一個人的理性,不在風平浪靜時,而在衆聲喧嘩時;一個人的慈悲,不在居高臨下時,而在人微言輕時;情侶間的尊重,不在閑情逸致時,而在觀點相左時;夫妻間的恩愛,不在花前月下時,而在大難臨頭時。

我喜歡收拾家,這是一種心境,收拾完特乾淨,會覺得很舒服。我覺得男人最大的時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。其實把所有該回家的人都召回家,這個社會就會安定許多。現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,不是因為事業,而是在酒桌上、歌廳里。如果晚上每個家庭的燈都亮了,也是一種時尚。

好男人的基本標準:不一定要浪漫,但一定要負責任;不一定要掙大錢,但一定要養家;不一定要事事聽父母,但一定要有孝心;不一定要三從四德,但一定要寵老婆;不一定要飛黃騰達,但一定要有時間陪家人;不一定要管孩子,但一定要愛孩子;不一定要大男子主義,但大事發生時一定



男人的教養

要拿得了主意。

這個世界不是你的世界,不是說你成功了,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我覺得做人的最高境界是節制,而不是釋放。所以我享受這種節制,我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釋放是很容易的,物質的釋放、精神的釋放都很容易,難的是節制。

責任是男人的脊梁,是男人頂天立地的支柱。說到的事就要做到,攬下來的就要扛住,做錯的事就要承擔後果。看一個男人是否成熟,不是看他的年齡有多大,而是要看他能擔起多大的責任。越是優秀的男人,承擔的責任越大,負責任的範圍也越廣。即使做不了偉大的男人,也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男人。



七歲小天使救了一萬人！

這一天是 2006 年 4 月 6 日。

凱瑟琳 (Katherine Commale) 看到美國公共電視播的非洲紀錄片,片中說非洲平均每三十秒,就有一個小孩因為瘧疾而死亡。

才五歲大的她,蜷縮在沙發扳著手指數數,一、二、三……三十,當她數到三十,一臉驚恐說:「媽媽,一個非洲小孩死掉了,我們一定要做點什麼!」

媽媽上網查資料,告訴凱瑟琳:

「瘧疾很可怕,小孩得到瘧疾很容易沒命。」

「那小孩為什麼會得瘧疾?」

「瘧疾是靠蚊子傳染的,非洲蚊子太多。」

「那怎麼辦?」

「現在有一種泡過殺蟲劑的蚊帳,有它就可以保護人不被蚊子咬。」

「那他們為什麼不用蚊帳?」

「因為這種蚊帳對他們來說,太貴了,他們買不起。」

「不行,我們必須要做點什麼!」

過了幾天後,媽媽接到幼稚園老師的電話,老師說凱瑟琳沒有交點心費。

媽媽問她錢呢?凱瑟琳說:「媽媽,如果我在學校不吃點心,平常不吃零食,也不再買芭比娃娃,這樣夠不夠買一頂蚊帳呢?」

媽媽帶她去超市,花了十塊美金,買了一頂大蚊帳,可以給四個小孩用。然後打電話問在非洲做慈善的組織,看看如何把蚊帳送過去。

巧的是,給她找到一個「只要蚊帳」Nothing But Nets 的組織,他們專門送蚊帳去給非洲的孩子。凱瑟琳親手把蚊帳寄過去,一個禮拜後,她收到「只要蚊帳」協會的感謝信,信里說她是年紀最小的捐贈人,還告訴她如果捐十頂蚊帳,可以獲得獎狀。

凱瑟琳要求媽媽和她去跳蚤市場擺攤,把她的舊書、舊玩具、舊衣服拿來賣,賣了錢好捐蚊帳。

可是賣了一天,生意不好。凱瑟琳想:「我捐錢買蚊帳,「只要蚊帳」協會就給我獎狀。那別人買我的東西,給我錢,他們也應該得到獎狀才對啊!」

於是,她開始自己做獎狀,媽媽幫她買材料、爸爸幫她整理工作間,弟弟幫她畫愛心。每張獎狀都有凱瑟琳親筆寫的「以你的名義,我們買下一頂蚊帳,送到非洲」,當然還有她的親筆

簽名認證。

只要你捐十元美金,買一頂蚊帳,就可以得到一張獎狀。鄰居看到她的獎狀,覺得又天真又感動,獎狀很快就賣掉十張。凱瑟琳把錢寄出,收到「只要蚊帳」協會寄來為她特製的「榮譽證書」,他們封她為「蚊帳大使」。

協會的人還告訴凱瑟琳,她捐的蚊帳是送到一個在加納叫「斯蒂卡」的村子,那里有五百五十戶人家。天啊,只有十頂蚊帳,怎麼夠用?

凱瑟琳的鄰居不只跟她買蚊帳,他們的小孩也都加入,幫凱瑟琳做獎狀,成為一支「凱瑟琳的隊員」。

社區的牧師也請她去教堂演講,她只講了短短三分鐘,就收到 800 元美金的捐款。這下她士氣大振,開始跑到別的教堂去演講,當她滿六歲時,已經募了 6316 美元。

「只要蚊帳」協會把凱瑟琳的事蹟貼在網路上,引起許多人迴響。有一天,凱瑟琳看見電視上播出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,替「只要蚊帳」協會做的公益廣告。她立刻寫一封信給貝克漢,感謝他,當然也發給他一張獎狀。貝克漢把獎狀貼上個人網站,事情就像雪球一樣傳開。

2007 年 6 月 8 日,凱瑟琳收到一封來自斯蒂卡村的信,村里的孩子寫:「謝謝你給我們的蚊帳,我們看了你的照片,大家都感覺很美!」

凱瑟琳受此鼓勵,非常開心,激起她更大的動力,她和隊員動手做了一百張獎狀,給富比士雜誌的富豪排行榜上的大亨,每個人寄一張。其中一張寫著:

親愛的比爾蓋茲先生,沒有蚊帳,非洲的小孩會因為瘧疾而死掉。他們需要錢,可是聽說錢都在你那里……

2007 年 11 月 5 日,比爾蓋茲基金會宣佈:捐三百萬美金給「只要蚊帳」協會。比爾蓋茲說他收到一張獎狀,而且收到一封信,信上說為非洲小孩買蚊帳的錢都在他那里,看來他不把錢拿出來,是不行的。

2008 年,比爾蓋茲基金會出錢拍一部《孩子救孩子》的公益紀錄片,凱瑟琳因此踏上非洲大地。她看到當地的孩子用筆在蚊帳上寫著「凱瑟琳」,他們都把這個救命的蚊帳叫做「凱瑟琳蚊帳」。

這個愛心蚊帳,會好好守護他們的每一晚。斯蒂卡村現在叫「凱瑟琳蚊帳村」!

七歲的凱瑟琳,已經救了超過百萬個非洲小孩的生命。

阿菊偷偷去算命,她想知道,她公公什麼時候會死。

八十一歲的公公兩年前中風,原本賃居在外的他回家找子女。那時,阿菊剛送走罹癌兩年的婆婆不到一年,一口氣還沒喘夠。阿菊的兒子考上大學搬了出去,女兒上高中,先生被公司派到大陸當幹部,阿菊自己也剛度過最難受的更年期,家中只剩她與女兒。原本盤算重回自己的生活軌道,到社會大學上課,學太極拳,把自己的寡母接來住一陣子,好彌補分離多年的母女親情——阿菊非常愛她的媽媽。

就在這時候,公公中風住院了,他的兩兒兩女在病房外商量往後怎麼辦。兩個女兒端出事不關己的樣子,一個說我去上廁所,一個說我去看爸一下,不久聯手背起包包說要先回去了,免得塞車。只剩兩個兒子,你看我,我看你。阿菊事先表明:“不可以丟給我,媽媽從頭到尾都是我照顧的,不可以再把你爸丟給我哦!我也想孝順我媽媽!”

“阿菊說的也是,”阿菊先生對他哥哥說,“她的身體好像也不太好,你知道我現在被派到大陸,是不是……”

再婚又晚育的哥哥面有難色,說:“你嫂嫂上班,婷婷才四歲,我家空間也不夠……”

兄弟倆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最後,哥哥說:“弟弟,我這個哥哥沒你出息,我要是有錢換個大房子,爸爸由我照顧也是應該的,你就同情你哥哥吧!”

就这么定案。阿菊發了一大頓脾氣:“怎么能這樣,媽生病,他說婷婷還沒斷奶,爸生病,他說婷婷上幼

兒園!空間不夠沒關係,我跟他換屋住!”做先生的只好打電話給哥哥,哥哥說要問一下太太,回電說:“不方便,我們這裏的學校較好,你們的孩子都大了,不用考慮這些,我們要為婷婷着想。”阿菊聽了又發一頓脾氣。她先生臨上飛機前,半跪著求她,女兒拉起爸爸,對阿菊說:“媽,爸都跟你跪了你還要怎樣?你不是教我們要孝順嗎,言傳不如身教啊!”

阿菊只好答應,但那句“言傳不如身教”讓她很受傷。她在夢中吶喊:我要孝順我媽媽,為什麼我不能孝順我媽媽!阿菊很鬱悶,不明白為什麼她做媳婦做得这么辛苦,別人做媳婦可以一概不理。

公公有高血壓、心臟病、前列腺肥大,喜歡喝酒、吃肉,不愛運動;偏愛看政論節目,晚上看一遍,次日再看重播,一日兩遍。因重聽,聲音開得很大,又喜歡一面看一面跟著評論。阿菊的政黨顏色跟公公相反,看那節目,對她來說是精神虐待。有一次她實在受不了,說:“麥擱看啦(閩南語“不要再看啦”),看那些沒用啦,欲救台灣,電視關掉,省電就是救台灣啦!”

阿菊想到一個辦法,把自己變成鐘點女傭,早上把午餐備好,讓公公蒸來吃,她自己去圖書館、咖啡廳打發時間。沒想到晚上六點回到家,公公叫餓——原來他蒸好飯要拿出來時失手打落在地,手腳不聽使喚,不會收拾,飯菜都還在地上。阿菊問他:“你怎么不打電話給我?”公公說:“吃了餅乾。”阿菊蹲在地上收拾,有點自責。

這情况很明白了,留他一個人在家,會出事的。阿菊的“暫時性離家出走”計劃宣告失敗。當然,她也覺得在外混一

整天蠻累的,攔下一堆家務沒做又花錢喝咖啡太不划算。阿菊另想一計,跟女兒借了 MP3,塞住耳朵聽女神卡卡。一整天聽下來精神確實“卡卡”,隨後女兒幫她下載了費玉清跟鄧麗君的歌,她覺得總算有人瞭解她的心。

秋冬之交,公公暈倒了。他被救護車送到醫院,疑似再度中風。阿菊很矛盾,希望就这么有個了局,又怕老人家有個萬一,他的女兒、兒子會怪她:“你專心照顧,怎么

把爸爸照顧成這樣?”須知,苦差事沒人要做,一旦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,孝子孝女的哭喊聲就會十分刺耳。

醫生做了詳細檢查,告訴阿菊:“只是一時眩暈跌倒,傷到筋骨,你公公的身體還不錯!”阿菊聽了,一時語塞,掩面哭了起來,豈料越哭越順口,竟致雙肩抽搐。醫生拍拍她的肩,安慰道:“不用擔心,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!以後多注意,避免再跌倒。”護士小姐低聲稱讚:“真有孝心啊!”阿菊心中五味雜陳。由於傷到筋骨,大小便、洗浴都得靠她了。

雖說阿菊已過了半百,不是沒見過老人的身體,但幫公公清洗那老化的私密身體、搓洗沾糞內褲,心理上有一層很難調適的障礙。阿菊受不了,跟先生商量請外傭或是送安養院。隔海電話中,先生頗苦惱地說:“唉,這也是筆花費,每個月總要多三萬開銷。你也知道,我哥哥拿不出來,兩個姐姐更不可能,這筆錢如果能省下來,我們兒子將來要出國留學也有個本。我在這里省吃儉用,唉,你也知道。”

阿菊身體累壞了,但頭腦沒壞。確實,一年省三十六萬,三年一百零八萬,這筆錢與其給別人,不如給兒子出國留學。阿菊沒搭腔,最後嘆一口氣,丟了一句:“再說啦!”

第二天,阿菊偷偷去算命。

她把公公的生辰八字給了算命仙,人稱老師的他,用小楷在粉紅紙上批流年,小指甲又長又彎,成了鉤,翹着小指寫毛筆字,阿菊的心臟撲通撲通跳。桌上檀香裊裊,老師清了清喉嚨,嗯嗯兩聲,說:“這人前世積德造福,今生遇大劫必有貴人,逢兇化吉啊!一生衣食無虞,無正俸,有偏財,晚年子女盡孝,得養天年,九十歲有一劫,若過了這關,百歲可期啊!”

“百……百歲!”阿菊聽得面如土色,說不出話,腦中好像有什麼轟隆隆作響,問老師,“剛剛有飛機飛過嗎?”

老師愣了一秒,覺得驢唇對不上馬嘴,喝口茶,問:“你還有什麼要問的?”

阿菊說:“那就,看看我的吧!”她把八字給了老師。

翹指老師叫助理打來一張新命盤,巡視一番,抬頭看阿菊:“今年化忌當頭冲,流年兇險,有血光。”

阿菊揆摸一笑,心想:“你不死,我死!”

但這個念頭在回家的捷運上打消了。她中途轉車去了弟弟家,一進門看到老母,忍不住訴了滿坑滿谷的苦楚。阿菊對老母說:“你要活久一點,等我好好孝順你!”

老母說:“你不必為我煩惱,你公公正需要人照顧,你好好顧他就好了。你做人的媳婦,鋪路鋪一里,不差最後一畚箕。我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,佛祖知道。”

阿菊抱著老母親,哭了起來。



阿菊算命